

阅世千载

存在的 借口

艺术家及其时代

恰如一日

朝菌晦朔

鸟影迟迟

陈滞冬
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玉山堂文集

存在的 借口

艺术家及其时代

陈滞冬
著

丛书主编
张亚平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存在的借口：艺术家及其时代
CUNZAI DE JIEKOU YISHUJIA JI QI SHIDAI

出版统筹：张 明
责任编辑：廖佳平
助理编辑：刘 玲
封面设计：李中果
版式设计：林 林
内文制作：王玲芳
责任技编：王增元 伍先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的借口：艺术家及其时代 / 陈滞冬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

（玉山堂文集 / 张亚平主编）

ISBN 978-7-5598-0338-2

I. ①存… II. ①陈… III. ①书画艺术—中国—文集 IV. ①J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7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3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题
记

阅世千载，恰如一日；
朝菌晦朔，鸟影迟迟。

丙申三月初三 玉山堂记

自序

如水的时间淹没一切，世间万物都被它所裹挟。但是，对于人的生命说来，时间最是坚硬之物，每个人都被不可知的力量嵌入其中，其位置、处所和存在的久暂都不可更改。“一条鱼能对它终身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爱因斯坦）

不过，在时间的众多游鱼中，有些是会幻想的鱼，它们甚至会将那些不为人知的幻想吹成气泡。一连串的水中气泡会干扰水流，折射光线。当我们从遥远的地方回望时间之流时，那些水泡和变幻的光线会组成一幅幅虽然缭乱却往往景象奇特的风景。这些风景被称为艺术品，而那些鼓吹幻想的鱼，被称为艺术家。

然而，当我们能够看见那些幻景的时候，艺术家早已经被时间的洪流裹挟而去了不可知的处所，面对那些仍然撩人心弦的艺术品，后世的人往往只能凭空揣想艺术家的为人，以及他在何时何地因何原由创造了至今仍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之处的艺术。这种揣想当然会是非常主观且带有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不过，正因其如此，“艺术家及其时代”这样一个注目的方向才能够长期吸引我。

艺术家因其创造的艺术品而成就其声名，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却因其作品的回响，亦即社会人群关于他们的传说乃至神话而获得永生。嵇康、王羲之、吴道子、苏轼这些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作品虽早已风流云散，但其人却至今

仍然声名显赫，甚至被后来那些从没有见过他们作品的人推尊为他们各自时代艺术精神的代表；而历史上最有名——事实上也最伟大——的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虽自其诞生不久就引人注目并且流传有绪，但从画名到作者都是后人凭空臆造，关于张择端和王希孟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除了他们的名字，其余情况我们均一无所知，就连王希孟的姓，都是一千多年后的爱好者无端强加给他的。前一类艺术家在当年曾经掀起过巨大的文化风浪，他们创造的艺术灵光辉耀后世，乃至在他们和他们的艺术已经湮灭多年之后，其光芒仍然熠熠生辉，仍然照亮着当今时代；后一类则是在当年并没有引起丝毫的文化波澜、在后来的历史与传说中也缺席的艺术家，当他们本人的生活已然消失了千年之后，他们的精神灵光却附丽于其作品之上，重新进入历史，重新照亮了已经逝去多年的水流。

这是可能的吗？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缺席居然都不会妨碍艺术的存在，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它存在吗？它在哪里？是一些坚实的幻象？或者是某种如气味一样包围在我们周围却又不可把握的精神？或者如弥散在时空中的光？或者就如水一般的时间本身？但无论它是什么，它就在那儿。时光如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孔子），它就在永恒的时间之流中发出闪烁不定、或真或幻的光，照亮着我们庸陋的人生。这些源自个人内心的小小的梦幻之光，反射着来自天穹的温暖。在漫长而且坚硬冰冷的时光之流中，在无边的黑暗与阴冷中，人类依靠这些许的温暖，把自己变得更像人类。

然而，自从有人出来宣称“上帝已死”（尼采），现代世界的时光之轴就此展开以来，人类开始扮演上帝，扮演得太久以后，就自以为可以弄假成真。那些假装上帝的人们把个人内心那一点梦幻之光贸然熄灭，隐伏于个人内心的狂妄、贪婪和愚鲁遂毫无节制地弥漫开来。现代艺术因此也充斥着个人内心无限膨胀的黑暗与阴冷，照亮和温暖人类艺术数千年之久的自然之光徘徊于现代艺术之外，现代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像人类。已经不像人类的人还有能力体味艺术的温软

与优美吗？已经被狂妄、贪婪和愚鲁所塞满的个人内心，还有能够反射天穹之光的空隙吗？

所有的美都是人造的，就像所有的真与善都是人造的一样。所谓自然美就像所谓客观真理与天性善良一样，都是谎言。人类目光所及的自然与社会，被其一瞬之力所洞穿，或感知为真，或感知为善，或感知为美，而艺术则以极端的方式将个人瞬间的感知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形式，这种为个人所可以理解的形式，会反过来塑造人类的心灵，让我们更容易接受、理解，甚至服膺与享受真、善与美的滋养。但是，我们也可以拒斥这一系列感受，或者对之麻木不仁，愚鲁迟钝地忽略一切触动我们内心的光芒，让心灵维持一片蛮荒，任由黑暗与愚鲁盘踞仍然可以苟且人生。这片蛮荒的心野仍是我们人造的，今天的人类心灵，已经没有天然的蛮荒。人创造美，也创造丑；创造善，也创造恶；创造真，也创造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宇宙自然无知无识，世间万物不过是大道流衍的牺牲品；“雨滋润善人，也滋润恶人”（耶稣），大自然毫无选择、混沌如初，人类却一直蝇营狗苟喧嚣不已。能够把人类从冰冷的黑暗、贪婪、愚鲁中超拔拯救出来的，或许只有人类自己创造的艺术，以及艺术所代表的人类心灵对于光明、温软、和善等更像人类情感的向往与皈依？

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品承载了人类心灵对于真、善与美的感慰，伟大的艺术家也因此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超拔出来，乃至幸免于被人类社会的庸陋、冷漠与喧嚣所淹没。人类社会不至于完全令人绝望的地方，人的良知所在，正系于以凡俗平庸之身，可能具有仰望伟大与崇高的愿望与能力。或许，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那些具有特殊能力与特别品位的鱼所吹出的气泡，以及那些气泡所变幻出的美丽幻景，在我们出神凝视之际，会令我们暂时忘却渺小的自我，乃至让我们的精神随之升出水面，在诗意的天空里短暂而自由地飞翔一次？

陈滞冬

2016年11月6日于勺海楼

目 录

1 「第一辑 返照入江」

3 嵇康的背影

83 二王书风——道教背景、文字变迁、地域性及其他

130 吴带当风——吴道子：绚丽传说中的破碎现实

232 从黄筌到苏轼——绘画与反绘画：理念、原则与技术变迁

253 「第二辑 浮云望眼」

255 我也骂人——齐白石的讽世画

289 潘天寿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画与潘天寿的价值

303 「第三辑 帘影人声」

305 溃散与坚守——吴冠南的探索与执着

310 存在的借口——书法主义与洛齐困境

320 礁石上的灯塔——《侯开嘉书法集》序

325 一箭之遥的画室

330 忆罗巨白——《罗巨白画集》序

336 蜀派书法十二家集题记

369 「第四辑 风花如霰」

371 画院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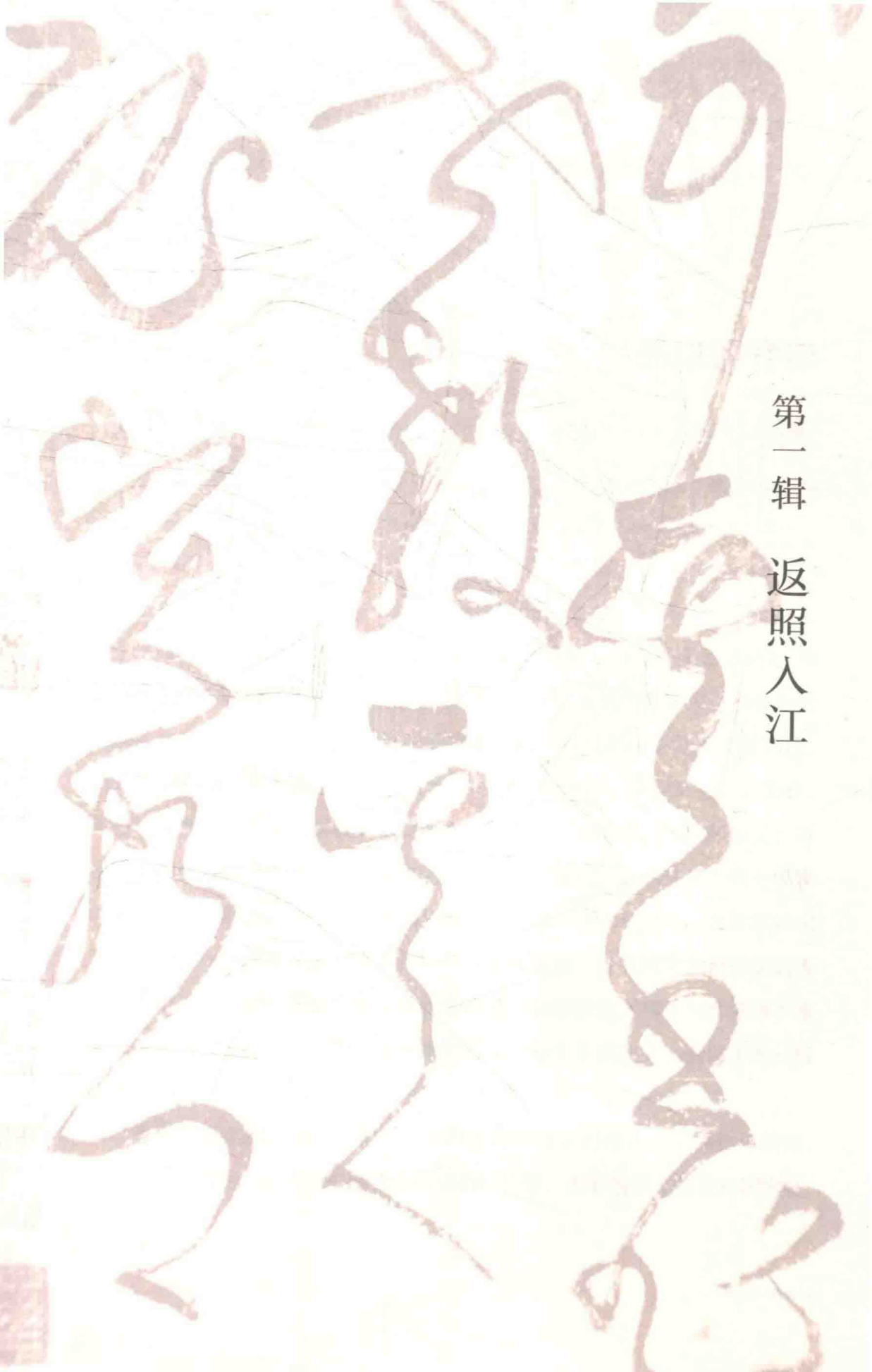
378 画家的恭维

382 画海棠花记

387 佛前花

393 后 记

第一輯 返照人江



嵇康的背影

前 言

少时读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读到《与山巨源绝交书》，知道嵇康是一个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不愿随俗迁化、立身严峻而又平和通达的人，而且文章写得真好。后来读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并刘孝标的注，更知道了嵇康的一些逸事，遂被这个人的性格所吸引，一度对他甚为关注，但很快发现关于他的史料极其稀少，并互相错杂，十分混乱。中年时期，听到管平湖先生弹奏的古曲《广陵散》录音，非常喜欢，想到这首古曲与嵇康的著名纠葛，就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直无从着手。去年夏秋之际，盎可自美归国省亲，一直住到春节过了才返回，春节期间为避假期的人潮没有出门，在家亦无事可做，遂找出诸书，如獭祭鱼，列于勺海楼地下室小书房的书案上，一有空闲就坐下来写几句，终于草成此文，借以了此一段心愿。

为增加阅读的兴味，选了与文中所述内容有关的图片二十幅作为插图，并各加文字说明。又为不打断读者阅读的顺畅感，所有的引文都没有注出处，

只在文后列出了所用过的参考书目，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去查阅原文。引文中除了最重要且较易读懂者之外，其余都由我意译为现代汉语，有可能与读者所见的意思不同，但确是我自己的理解，因此，如有错误自应由我承担。嵇康作为一个音乐家，如本文这样对他作一个艺术历史社会学的考查，是否可以增进对他的了解，对我来说是一种新尝试，效果如何，只有请读者诸君评定。

闲话少说，请看正文。

陈滞冬

2016年4月7日薄暮时分

于玉山堂铁瓦轩

引 子

公元 262 年秋，魏大将军司马昭以“莫须有”的罪名，由其心腹钟会推定嵇康死刑，行刑于洛阳东市。嵇康顾视日影，估计距法定执刑还有一小段时间，遂索琴弹完一曲《广陵散》，然后叹一声：“广陵散从此绝矣！”从容就死，时年四十岁。一年后的 264 年正月，钟会在成都起兵反司马昭，被乱兵杀死。265 年八月，司马昭死。十二月，司马昭子司马炎迫魏帝曹真禅位，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汉末以来三国鼎峙而独大于中原并即将统一南北的曹魏，遂旁落于司马氏之手。

嵇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乃至令一代枭雄司马昭几乎是在其擅权的最后时刻必杀之而后快？在魏晋之际的乱局之中，他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成就了他在当时和后世文人中至高的精神旗帜式的地位？他与中国古琴曲中唯一一首叙事古曲《广陵散》神话般的故事与纠结，究竟反映了他死后一千七百五十多年间中国文化的何种处境乃至文化人的何种心态？凡此种种，可能是任何一个了解他生平的现代人都难免会在心里泛起的阵阵疑问。

仔细研究了与他有关材料之后，我意识到，比起同时代的文人来，嵇康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的优长之处，正因为这些优长之处，使得他不但在当时，也在他去世之后长时间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同时，也许在他身上还有更多为当时人所诟病甚至难以容忍之处，乃至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也在他过世后的一千多年间，引致对于他的为人乃至琴曲《广陵散》的长期诟病。但在我看来，隔着一千七百多年的时空屏障，他身上这些优点与缺点都不失为可爱。

最吸引我的，是他平和通达却无法践行的人生理想，他独善其身的努力与失败，他浊世佳人式的洁身自好与明敏的理性，以及这种理性态度与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乃至其精神指向的无路可通。他是一个有文化理想的文人，但那种文化理想却被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撕得粉碎，不过，也正是社会现实对他的摧毁，成就了他允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的地位。

嵇康死后，他最喜欢的古琴曲《广陵散》因他的死而更为著名，但同时也因此而为更多的人所猜忌和排斥。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哪一首乐曲会与一个人的命运纠缠得如此紧密，乃至在他死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间，人们说起《广陵散》就会想到嵇康，提起嵇康就会想到《广陵散》，甚至因为《广陵散》所叙述的一个凄厉的历史故事，而把嵇康想象为一个推崇暴力的人，给他留在历史上的孤独身影凭空抹上一丝残忍的色彩。当然，历史和世俗的误解也许是一切伟大人物的悲剧所在。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必须承受的历久弥新的孤独是摆脱不掉的宿命，但对于嵇康来说，我甚至感到，他在世时感受得格外深重的孤独虽然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淘洗，至今也仍然浓重地包裹着他的灵魂，后世人们的隔膜与误解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名字。不过，我自己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如果世间没有《广陵散》这首古琴曲，也许我不会喜欢古琴这种古老的乐器；如果一千七百五十年前不曾有过嵇康这个人，也许我也不会喜欢在嵇康之前就已经长久流传的古琴曲《广陵散》。

一、嵇康与阮籍

在公元3世纪的中国，嵇康是个极其有名的人物。当时他与阮籍并称“嵇阮”，也是后来被文人们艳称为“竹林七贤”的文士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推尊为“魏晋风度”的代表。司马昭杀嵇康，是在曹魏景元三年（262），次年

阮籍死，其时司马氏尚未正式篡位，所以他们二人都只能算是三国时代的魏国人，也因此在西晋初年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中收有他们两个人的传记，附在王粲、阮瑀等魏国最著名的文人传记之后，但都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然而，到了唐代贞观年间房玄龄等人撰写的《晋书》中，阮籍的传记长有一千七百字，而嵇康传则多达三千字。《三国志》成书于公元297年之前，《晋书》成书于公元648年，其间三百五十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死后声誉更盛于生前？嵇、阮都死于曹魏时代，何以记载晋代史事的史书给他们以如此浓重的笔墨？

其实，令后世史家首鼠两端颇为尴尬之处，也是当年嵇、阮在世时令他们自己左支右绌颇为难堪之处。嵇康生于公元223年，262年四十岁时被司马昭诛杀，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司马氏擅权的阴影之中。公元239年，魏齐王曹芳即位以后，司马氏已控制魏国朝政，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二十六年间，曹魏政权名存实亡。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为了平稳转移政权，二十六年间以杀戮手段剪除异己，特别对掌握军权的大将和有社会影响的文士这两类人尤为残酷，通常一动杀机便是“夷三族”，一人被杀株连近亲数十甚至上百口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文人们在曹氏和司马氏之间的去就取舍就成了生死存亡的现实选择，并构成严重的精神压力和考验生存智慧的难题。司马懿擅权的正始年间（240—249年），文人们热衷于研读《老子》《庄子》等书，并以清谈玄理为时尚，最初，这种做法可能是想离政治远一点，当然也可能借此对社会混乱和儒家伦理的凋落表示一些曲折的意见，更或许也还是对严峻紧张的政治空气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的一点缓解，这种被后人称为“正始之风”的思想倾向，是公元3世纪时中国文化精神指向的一大转折，影响甚大，其中引领风气者以何晏、王弼最为有名。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杀曹爽、何晏并“夷三族”，王弼亦死于是年，司马氏以铁腕手段把持朝政，消灭了政治上的异己，但文人崇尚老庄思想清谈玄理的风

气却就此弥漫开来。这样，在公元3世纪中，中国社会上层有一定地位的士人几乎无不卷入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其险恶程度动辄以家族性命为赌注，另一方面，谈玄论道，以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相标榜，相对于传统儒家说来颇为异端思想和行为在士人中也突然间非常流行，构成了3世纪中国上层社会特别怪异的文化景观。

嵇、阮二人在当时都颇负文名，《三国志》《晋书》也因此都将他们列入文士传记载下来。他们流传至今的诗文数量也颇为不少。在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全魏文共五十六卷，其中阮籍文两卷半，嵇康文则多达六卷，仅次于魏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曹植文的七卷；近代逯钦立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魏诗十二卷，嵇、阮二人诗各占一卷。在三国时代的文人中，有如此之多诗文传世者，可以说是极其少见。不过，嵇、阮二人虽然常被后人并称，但是无论从门第出身（这在魏晋时代非常重要）还是从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生存方式、个性行为等方面来看，这两个人几乎绝无相似之处，以同时代的人说来，完全可以称为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相互抵牾的。把他们二人放在一起的唯一理由，可能仅仅是当时他们都享有极高的文名而已。

阮籍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长嵇康十三岁。他出身名门，其父阮瑀少时就学于蔡邕，以文学才能受知于曹操，是曹魏的高官。曹丕时代，阮瑀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幹、应玚、刘桢并称，被魏文帝曹丕作为曹魏文学的代表人物写入《典论·论文》中，世称“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极为有名。曹丕与司马懿私交甚好，曾多次在曹操面前保护司马懿，也许是因曹丕的关系，阮氏和司马氏也维持较好的关系。在曹魏后期司马氏逐渐篡夺权力的过程中，阮籍在政治上接近司马氏，他连续两次拒绝了曹魏势力的任命之后，在司马懿专权的时候接受了司马氏的官职。由于他与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后来的晋景帝）和司马昭（后来的晋宣帝）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所以